

长篇
小说

局中局

朱朱 著



在金钱和欲望面前，人性摇摇欲坠。
权路迷局，生死歧路，谁能全身而退？

译林出版社

局中局

朱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局中局 / 朱朱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447-6097-3

I. ①局…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0518号

书 名 局中局

作 者 朱朱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岳慧琼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06千字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097-3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1

亿万富豪章浩勤的婚礼是整个铁城的大事。那天，万人空巷，市民们都守到婚宴现场——仙林山庄门口，准备等迎娶车队进去时一睹新娘的芳容。

然而新娘没从正门走，她从天而降。

一架崭新锃亮的直升机在山庄上空盘旋八圈后缓缓降落到右侧草坪上，然后在嘉宾的掌声中，章浩勤手挽新娘林依依走下飞机，在漫天礼花、彩带中步入婚宴大厅。

“真浪漫啊，创意确实独特。”姜教授赞不绝口，转向旁边的客人，“莫律师，你认为呢？”

“没有同感。”

姜教授一愣，随即微笑道：“敢情莫律师放弃周末度假，跑到这儿来生闷气？”

“姜教授太低估我了，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莫铭正想说什么，又有三四位客人坐到这桌，两人中断交谈，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宴会大厅正前方的大幅彩喷画上：美丽清纯的林依依笑靥如花，温柔地倚在章浩勤胸前。

“你是处女吗？”

“是。”

“你的初恋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从未谈过恋爱。”

“你应征是否为了章浩勤先生的财产？”

“不。”

“请具体解释你参加此次应征的动机。”

“好奇，自我挑战，改变现状。”

这是四个月前轰动全城的亿万富豪征婚海选面试会的一场例行对话，主考官是莫铭和姜则忠教授，应试方则是今晚的新娘林依依。

评估阶段，两人发生激烈争执。莫铭认为尽管林依依的回答堪称标准答案，但神情里有种深不可测的冷静，像见过大场面或有过复杂经历的女孩，不符合章浩勤“性格单纯”的要求，应该予以摒弃。姜则忠却拿出现场测试的心率、心跳、面部表情、肢体反应等一大堆数据来驳斥。作为轶城学术界首屈一指的心理学专家、测谎科研小组负责人，他相信林依依所有的行为细节均符合心理测试模板，因此不能容忍莫铭用空洞主观的臆断影响一个女孩一生的幸福。

建筑技术人员出身，同样相信数据能证明一切的章浩勤站到姜则忠这边，让林依依进入终选，又由于她在生活技能——包括切土豆丝、拌沙拉、打领带等项目中成绩优异，最终在八名候选女孩中脱颖而出，成为亿万富豪的新娘。

当然这些都只是征婚活动的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有作秀成分，真正让章浩勤拍板的依据是委托私家侦探得来的八本厚厚的调查报告。其内容翔实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血型、兴趣爱好、朋友圈；父母及社会关系；家庭资产负债情况；大学阶段参加团体和各科成绩；寝室人际关系；有无整容，整容的医院、主治医生；是否修补……

林依依的调查资料与姜则忠的数据分析结果完全一致，何况她真的很漂亮。

可莫铭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直到章浩勤亲自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婚宴，他竟然还在劝人家“三思而后行”，而理由依然是强调若干遍的“深不可测的冷静”，真是自讨没趣。

轶城市领导班子悉数到场祝贺，还有同为亿万富豪，与章浩勤并称为“建筑四雄”的蒋克维、毕高、谭友亮。虽说他们平时是竞争对手，但场面上的事毫不含糊。他们不单带上一班人马捧场，还送来价值不

菲的礼品，随便一估起码就十万以上。

婚宴在国家级主持人的精心引导下隆重而欢快地进行着，当一对新人逐桌敬酒时，朋友们均围住章浩勤喧闹，林依依顺势站到莫铭旁边。

“莫律师，您好。”

两只酒杯轻碰一下，发出清脆的声音。

“你好。”

她微微一笑：“不打算祝福我和浩勤？”

莫铭紧紧盯着对方：“你认为呢？”

她又是一笑：“您是轶城最出色的律师，胜率连续三年稳居首位，我一直很仰慕。”

“过奖了，不敢当。”

莫铭客气地说，暗地奇怪她为何提这些。

她还没转身，姜则忠就凑过来悄声道：“今天是浩勤大喜的日子，别扫大家的兴。”

“放心，能从征婚的千军万马中杀出来，其心理承受能力远比姜教授想象的要高得多。”

“嘿嘿嘿……莫律师成天处理诉讼案件，客户非奸即诈，”姜则忠干笑道，“我则一直面对白纸一样纯洁的学生，所以我俩在待人接物方面有分歧很正常。”

“纯洁？姜教授真幽默。”莫铭懒得多费口舌。

与姜则忠话不投机，同桌又没愿意攀谈的人，没等婚宴结束，莫铭便悄悄离开，驱车直奔钓鱼俱乐部。

打了两局壁球，在温泉里泡了半个小时后与助手洪飞视频通话，梳理下周要做的工作，随后他独自回到房间，倒了半杯白兰地，打算边看书边喝酒，再美美睡一觉……

这时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接，还是不接？

若非火烧眉毛的大事，谁会在周末的午夜打给律师？

犹豫半晌，他按下接听键：“你好，请问……”

“莫律师，我是林依依。”

“啊——”

春宵一刻值千金，这会儿她应该是芙蓉帐暖娇无力，怎么有闲暇打电话？

接着她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莫律师，我的丈夫——章浩勤死了。”

莫铭两腿一软，后退两步跌坐到沙发上，勉强从乱糟糟中理清思绪：“怎么死的？他在哪里？你在哪里？”

“卧室，我就在他旁边。”她语气依旧平静，“我摸过，没有气息，没有脉搏，但我不知道死因。”

“你……你该立即报警！”

她徐徐道：“已经报了，这会儿打给您是要谈一件很重要的事。”

“嗯。”

“我想聘请您做我的辩护律师。”

“什么？”

莫铭被她搅得思维一片混乱。

“新婚之夜丈夫突然身亡，我百口莫辩，也难辞其咎。因我的身份特殊，更得不到任何人同情，即使没有法律责任也会麻烦缠身，何况还涉及大量善后事务，唯一自救之道是选择最优秀的律师。莫律师，请看在您与浩勤朋友一场的分上，务必帮帮我！”

见鬼！身为浩勤最要好的朋友，应当全力配合警方抓到凶手，而此时她是最大的嫌疑犯。

“此事……恐怕须从长计议。”他缓缓道，实际上是拒绝了。

她自然一听便明白，道：“莫律师，我知道您从一开始就不信任我。确实，我有我的秘密，但不可能在新婚之夜就对自己的丈夫施以毒手。”手机里传来警笛声，应该是警车已到了楼下，她加快语速说：“答应我吧，莫律师，您会了解更多的内幕，关于我，关于浩勤，还有很多

您感兴趣的……”

形势容不得多想，莫铭同样飞快地说：“配合警方调查，如实讲述事发前后细节，注意不要妄自猜测，不要说未经证实的话，不要带有负面情绪……我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挂断电话，莫铭突然想起婚宴上她说的话，难道隐隐预示着什么？

2

“干我们这一行只有两类财产：黄金和黑金。”

与莫铭私下交流时，章浩勤曾多次有意无意地透露过建筑行业的诸多黑幕，偶尔还提到几个不时在轶城新闻里露面的大佬级人物。莫铭一笑了之，好像丝毫不感兴趣的样子，非但不拐弯抹角地打听，反而把话题岔到八卦无聊的娱乐圈。

建筑行业这潭水太深了，若非几十年的老交情，莫铭都不想当章浩勤的法律顾问。

白手起家，凭借个人努力打拼到今天的章浩勤也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他平时低调平实，不穿名牌，不上电视，不闹绯闻，除了必不可少的应酬，从不出入高档娱乐场所，最奢侈的爱好就是收集古玩。

因此莫铭实在想不通他为何突发奇想搞轰轰烈烈的征婚海选活动，甚至被很多无良网站故意曲解为“亿万富豪征集处女”。从那时起，章浩勤好像狂热的宗教分子，不由自主地纵身跳入风险与诱惑并存的旋涡里，飞速下旋、漂流、挣扎，最终以死告终。

或许应该多沟通，多交流才对。莫铭有点后悔。是的，生活在每时每刻都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轶城，大家都太忙了，忙得没空坐下来静静地品一壶茶，听一首歌，赏一幅画，更没空随便跑到朋友家不带任何目的地侃大山，大醉之后尽兴而归。

莫铭抵达仙林山庄九号别墅，已是凌晨三点二十分。门口警灯闪烁，房前屋后都拉了警戒线。

尸体已经被拉走，刑警们正在勘察现场。显然这桩婚姻的特殊性使警方并不相信林依依的说辞，而当作凶杀案处理。

林依依倒有先见之明，但也可以解释为做贼心虚。

负责现场的是副大队长费约——莫铭的死对头，冷冷瞥了他一眼，嘲讽道：“来迟了，大律师，没见到雇主最后一面，是不是遗憾至极？”

“我受林依依女士委托，处理章先生去世后的相关事宜。”

“啊！你倒转得快。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吃了原告吃被告，哈哈哈！”

“费副队长，这是人身攻击吗？”莫铭故意将“副”字加重语气还以颜色。

“哼！”

费约情知口舌之辩玩不过他，索性甩袖而去。

警方已完成对林依依的质询，然后对保姆、厨师、保安逐个问话，核对案发前后的细节。林依依独自坐在书房里，身披玫红蕾丝夹袄，长发散落在双肩，眼角隐约可见泪痕。

“莫律师……”

见他进来，她赶紧起身，似乎想说什么。莫铭警觉地扫了一眼书房，摆摆手示意出去。两人来到二楼阳台，打开窗户，夜幕中隐约可见绵延起伏的仙林山脉——开门见山，屋后有湖，仙林山庄因此成为备受风水师们推崇的风水宝地。冷冽的夜风扑面而来，林依依不禁打了个寒战。

“事情怎么发生的？”他问。

“送走最后一批客人，我们来到卧室。他躺到沙发上揉揉肩说太累了不想洗澡，抽根烟后直接上床。我说我洗一下，然后我换上睡袍进了浴间。”说到这里，她微微一顿，“我特别喜欢洗澡，每次至少半小时以上，洗完出来时他还躺在沙发上，姿势与我洗澡前一模一样。我以为他睡着了，上前想推醒他，谁知……”

“你跟警方也是这么说的？”

“嗯。”

“他手指间有香烟吗？”

“没有啊。他一只手搭在胸口，一只手枕在脑后。”

“他不是要抽烟吗？”

林依依愣住，过了半晌缓缓道：“我也不知道。”

“记住，从今晚起，你的每句话都必须反复推敲，要经得起盘问和考验。”莫铭提醒道，然后又问，“尸检的初步结果是什么？”

“他们没说。他们不肯透露一丝情况。”

莫铭轻微歪歪头，瞥见楼梯拐角站着两名刑警，不消说是监视她的，遂道：“你在电话里说有更多内幕？”

“是，可是，”她低下头，脚尖在地板上蹭来蹭去，“我想换个安全的住处，这里刚死了人，又有警察监视。”

“在正式尸检报告出来之前，你是最大的嫌疑犯，当然要被监视居住，”莫铭毫不客气道，“再说我是堂堂正正的律师，不习惯被要挟。”

“我担心有人要杀我！”

“谁告诉你的？”

林依依急得直跺脚：“请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我不可能撒谎！”

“你撒的谎已经太多……”

蓦地“啪”一声，好像什么东西打在阳台墙壁上，溅出许多碎屑。莫铭毕竟办过若干案子，经验丰富，大喊一声：“有人开枪！”

他迅速将林依依扑倒在地，紧接着又是“啪”的一声，正好打在她刚才站的位置。两名刑警旋风般地冲进来，朝楼下喝道：“枪手在对面楼上！”

夜色里骤然跃出七八个人影，闪电般包围前面一幢三层别墅。经过一阵短促而激烈的枪战，一辆无牌照吉普车冲出重围。混乱中，两辆警车也追上去，但很明显已于事无补。

“从弹片和射痕看，枪手用的是 L115A3 型远程步枪，号称世界上最好的狙击步枪，能在 1.6 公里外精确击中目标。”两名刑警很快得出了测量结论。

莫铭懒得搭腔，径直带林依依下楼，楼梯口迎面撞到灰头土脸的

费约。

“抓到枪手了？”莫铭明知故问。

费约闷声闷气道：“正在全力追捕中。”他看看两人，目光一凝，问道：“你们去哪儿？”

“鉴于我的委托人生命受到威胁，我要求将她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个……你打算把她安排到哪儿？”

“告诉你还叫安全地带？”莫铭嘲讽道，“枪手都敢当着警察的面杀人，这世道哪还有让人绝对放心的？”

费约受此奚落涨红了脸，但莫铭说的毕竟是事实，于是他勉强压住怒火：“总之明天上午九点前她必须出现在我办公室，否则以畏罪潜逃论处，你也是同谋！”

“除非你有确凿证据指证我的委托人。”

莫铭抛下这句话后带着林依依离开，先在空旷的大街上转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确定无人跟踪后才拐入一条僻静的巷子，在里面七拐八绕，最后停在一个破旧不堪的院子前。打开外面刻痕累累的木门，里面还有一道钢制防盗门，两道门后是个七八平米的院子，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墙根下放了几盆生机勃勃的花草。

推开堂屋大门，里面的陈设布置与外面的陈旧破损简直是两个天地，虽不算豪华奢侈，但处处透着舒适与精致，让人感觉特别舒服。

“这是……您的家？”林依依疑惑地问。

莫铭小心翼翼地关好门，启动报警器，摘下领带，伸了个懒腰：“看过美国大片里的污点证人吗？中国司法体系没有‘污点证人’概念，但有戴罪立功的说法。这里就是紧急避难所，也称安全屋，污点证人可以在这一直住到出庭作证那天。”

“我能住到什么时候？”

他收敛笑容，盯着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正想问你，你有什么值得我保护的？”

“我……我……我想先洗个澡……”

“你不是才洗了半个小时？”

“后来碰了死人，又差点挨子弹，我想……洗掉晦气。”

“浩勤是你老公啊……”他觉得不可理喻，可见她可怜兮兮的样子，心一软，挥挥手道，“去吧，快点儿。”

一等又是四十多分钟。

当她穿着薄若蝉翼的睡袍款款出来时，他简直吓了一跳！

这件睡袍薄得实在不像话，里面凹凸有致、白似凝脂的胴体不是若隐若现，而是一览无余；偏偏睡袍又短得可怜，设计师好像吝于布料似的，胸口以上全是空白，下身仅仅比内裤边——如果她穿了内裤的话，高了一点点，雪白紧致的大腿刺得他一阵昏眩。瞬间他脑海中闪过几许愧疚：好友刚刚遇害，自己却在欣赏他遗孀的出浴秀！

“快说吧，我已等得不耐烦了。”他生硬地说。

“请看这个。”

她纤长的手指从浴袍上方滑入傲然起伏的乳沟间，神态举止充满挑逗和诱惑。

他正要喝斥，却见她在右侧胸罩里轻巧地夹出一张几寸大小的纸，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

有危险，找莫铭。

“这……这是浩勤的亲笔字，哪来的？”他惊得站了起来——没有谁比他更熟悉章浩勤的笔迹了。

“可能是他临终前写的，握在右手手心里。我想这对破案并无作用，反而会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藏下没告诉警方。”

“唔——”

莫铭念如电转，将章浩勤生前最后一段时光中与自己的几次接触经过回忆了一遍。为了筹办婚事，两人大概二十多天没见面，最近的一次就是所谓征婚终审会，他和姜则忠陪着章浩勤在八位候选人的大幅彩照前转了三圈，然后章浩勤指着林依依的照片说：

“就选她吧。”

后来莫铭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反正都是不入耳的反对意见。姜则忠高举“数据至上”的原则奋起反击，最后章浩勤笑着拍拍他的肩，说：

“阿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就要这盘菜了，婚宴那天一定要光临哟。”

话音刚落，章浩勤的手机响了，无非又是工程方面的纠纷，一说就是大半天。两人见没什么事便起身告辞，由始至终章浩勤没有与他私下交流。

再追溯到之前几次，都是讨论征婚方面的内容，每次也都有姜则忠。章浩勤是完美主义者，经常花几个小时兴致勃勃地与他们推敲征婚的具体细节，讨论一切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并反复修改活动方案，累得莫铭腰酸背疼。

可章浩勤从未特意关照过莫铭任何事项。

事实上，除了几十年的友情谊，莫铭与章浩勤之间都只是很普通的业务关系：章浩勤聘请莫铭为法律顾问，每年付一笔不菲的费用；莫铭则负责审查章浩勤所有对外合同，防止被对手钻了法律空子。这项工作并无多少技术含量，无须每次见面会商，通常都是秘书穿梭传递文书，有时车堵得慌索性叫同城快递。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两人关系都不足以达到“有危险，找莫铭”的程度，这好像有“你办事，我放心”的味道，何况托付的是莫铭一直反对的新娘。

林依依静静地看着他，一言不发。

他沉思良久，疲倦地说：“不早了，睡吧，有事明天再说。”

第二天两人按规定的时间来到费约办公室，一进门见他双脚跷在桌上，两手捏着张纸片看得出神。

“则忠是什么人？”费约冷不丁问。

“你不熟悉？”莫铭反问，“軹城师范学院心理学教授，市测谎科研小组负责人，听说还协助警方破过案。”

“哦，姜大骗子，早说是他不就得了嘛。”费约恍然，露出轻蔑的神情。

“为何想到他？”

费约晃晃手中的纸片：“这是从死者西装内侧兜里找到的，上面写着‘有危险，找则忠’，估计是临终遗言……”

“啊！”

莫铭和林依依对视一眼，齐声轻呼。

费约警觉地问：“怎么回事？”

莫铭犹豫半晌，从公文包里取出纸条：“我也有一张……这事儿有点复杂……”

今年的铁城像中了邪，倒霉事一件接一件：先是铁城实验小学一幢教学楼在大雨中突然坍塌，所幸发生在夜里，只砸死巡夜保安，消息披露后市政府、教育局受到社会各界的指责抨击；接着铁城市郊白杨江水坝被炸，洪水暴泄而下，淹没附近两个村庄和大片良田。章浩勤大婚时铁城市民就流传一种说法，指望亿万富豪的婚礼来冲喜，驱除邪气。结果喜没冲掉，章浩勤却死了。

警方的压力可想而知。白杨江水坝事件是公安部督查、限期三个月完成的大案，刑警队员们二十四小时连轴转，没睡过一个囫囵觉，这档儿又冒出亿万富豪命案，简直要把人逼疯了。

尸检报告出来了，章浩勤死于诱发性心肌梗塞。死者生前无心脏病史，也未服用任何药物，而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体内三氯钾噻铵超标。三氯钾噻铵是近两年刚从欧美引进的新药，虽能抑制心律失常，但大量使用会导致传导系统异常，从而诱发心肌梗塞。

问题在于，三氯钾噻铵从服用到溶于血液发挥药效需要两小时左右，这样基本排除林依依在家投毒的可能性。那天婚宴有八百多位宾客，几乎每个人都与章浩勤碰过杯，理论上都存在投毒嫌疑。

包括铁城市委书记、市长在内！

这怎不叫费约抓狂？

本以为死者身上的纸条能成为突破口，谁知莫铭又冒出一张。到底哪一张是真的？所谓危险是指什么？为什么抛开父母亲、弟弟等嫡系亲属，也无视那些忠心耿耿的部下，把新婚妻子托付给莫铭或姜则忠？杀章浩勤的动机是什么？

一连串疑问搅得费约头昏脑涨。打发莫铭走后，他直接驱车来到铁城师范学院。

铁城师范学院的前身是女子学院，建于民国七年，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在华东地区颇有影响。把警车停到僻静处，费约悄悄来到心理学系大教室，姜则忠正在给新生讲课。

“……测谎仪不能明确地判断受测人是否说谎，它测的对象不是谎言，而是情绪。一般来说，说谎时人的情绪波动会导致自主神经系统活动异常，进而造成呼吸和吞咽的频率加快、排汗量增多、心跳加快等不由自主的现象。测试仪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测谎员和问题设置，有技巧的、带有突然性和难以预测的问题往往能取得更鲜明的对比效果。当然大家都知道，反测谎是所有国家特工的必修课程，受过专业辅导的特工能欺骗最先进的测谎仪，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机器只是甄别辅助手段，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走出教室，费约迎面上前鼓掌：“讲得太精彩了，我恨不得立即报名投入姜教授门下。”

姜则忠瞟了他一眼，不为所动：“得了吧，费队长是刑警队最不相信测谎技术的，‘姜大骗子’的绰号也是你起的吧？”

“谁这样污蔑我，挑拨警民关系？回去得好好查一查！”费约义愤填膺地说。

“哼……无事不登三宝殿，费队长此行有何贵干？”

“关于章浩勤命案。”

姜则忠止住脚步：“查到凶手身份了？抓到了吗？为何杀浩勤？”

“都没有。”

姜则忠气沮，又急匆匆地往前走：“那你来干吗？我很忙，没时间陪你。”

费约将他拉到无人处，掏出纸条复印件：“这是章浩勤临终遗言，姜教授有何感想？”

“‘有危险，找则忠’？”姜则忠默默念了两遍，扶了扶眼镜道，“很……”